



女高音鄺勵齡 圖由香港管弦樂團提供

二十八歲的鄺勵齡是本地炙手可熱的歌唱家，曾多次擔任歌劇主角，不論是《杜蘭朵》中的柳兒、《鄉村騎士》中的薩陶莎，還是《安娜·布連娜》中的安娜或莫扎特歌劇《費加羅的婚禮》中的伯爵夫人，她都能輕鬆駕馭。

天生歌姬



鄺勵齡與香港城市音樂團合作，演唱巴哈的頌讚曲。

就連鋼琴伴奏我也會在家裡練習，就是這種熱情，父母才決定找我老師上課，然後在選課時報讀中大音樂系。在中大，我真正把歌唱變為學業，就能更加專注發掘自己嗓子的長處，也着力改善短處。雖然學院的課程不著重表演，但我有想進步的信念，到處找表演的機會。

問：你參加了很多國際歌唱比賽，你是如何準備的？

答：準備歌唱比賽就好像準備表演一樣，要對曲目非常熟悉，上台前保持冷靜，在台上不怯場，在台下也不應該抱太大希望，免得落選了太失望，影響之後參加其他比賽的心情。

除了穿梭各地演出外，鄺勵齡亦參與聖誕佳音活動。



除了穿梭各地演出外，鄺勵齡亦參與聖誕佳音活動。



三幕室內歌劇《蕭紅》由香港藝術節委約，陳慶恩作曲，黎海寧執導。

鄺勵齡

土生土長的鄺勵齡，自小接觸音樂，當其他小孩都抗拒這些興趣班時，她卻十分投入，甚至覺得唱歌比考試拿第一更有滿足感。九歲加入香港兒童合唱團，中學成為學校合唱團其中一員，大學順理成章修讀音樂，畢業後到英國深造，去年更取得荷蘭國家歌劇學院碩士學位。天生的好嗓音加上後天的努力，讓她年紀輕輕已踏足各國舞台，但她的目標更大，希望成為像西班牙女高音卡巴耶（Montserrat Caballé）般的歌手，「站在台上一張開嘴，聲音就迴盪在音樂廳裡，有一種攝人的魅力，觀眾閉上眼睛只靠聽，已經被說服。」

最近她與香港管弦樂團合作，在今明兩日的國慶音樂會中獻唱兩首中國民歌及歌劇《黑桃皇后》中的詠嘆調，觀眾可一睹其風采。



鄺勵齡飾演《費加羅的婚禮》伯爵夫人一角。

參加比賽挑戰自我

問：從小在香港學習音樂，你覺得香港的聲樂環境如何？

答：香港學習音樂的環境從我小時候開始，已經是偏向以考試為中心。那時候學校不一定要求你有鋼琴八級、小提琴演奏級等，但也流行一年考一次音樂試，現在更是講求證書，所以考試的風氣比二十年前更盛。參加考試無疑是學習音樂的其中一種推動力，但不應該是唯一的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也是經過無數考試熬出來的其中一位，家裡證書也有一堆，但我接觸的聲樂作品不只是應付考試的那幾首歌，所以我慶幸我生於二十年前，否則說不定我現在也是那些整天忙著各種考試的人，應該也沒有心思去學習音樂。

問：一路走來，你是如何保持對歌唱的熱情？

答：如果是對歌唱情有獨鍾的話，那熱情是不用保持也會持續的。在合唱團時，還是中學生的我是團裡的一員，雖然上學功課繁忙，但每次表演我都會預先把所有曲目的歌詞背得爛熟，

響之後參加其他比賽的心情。在比賽的時候也要特別注意身體的變化，因為身體就是我們的樂器，一旦水土不服，嗓子啞了，比賽時發揮不了正常的水平，那之前的練習全都白費了。

最深刻的一次經驗是在國外，2012年我參加奧地利的比賽，同一時間，荷蘭也有一個我不能放棄的試音機會，最後半決賽跟決賽中間隔了兩天，我就坐火車轉飛機從奧地利赴荷蘭參加試音，之後再坐飛機轉火車返回奧地利參加決賽，最後拿到我第一個國際獎項，荷蘭的面試也選中我。那次是我對自己能力的一個挑戰，也是一個肯定。

爭取演出求進步

問：你去年在荷蘭國家歌劇學院取得碩士學位，未來有甚麼計劃？

答：拿到碩士學位，對一般人來說就是學習的終點、投入社會的起點，畢業生大多有詳細的就業計劃。但對於唱歌的人來說，我們比的不是學歷，而是嗓子跟技巧，還有各種台上的經驗，這一切都不是讀書可以讀到的，也不是讀得愈多，就能唱得愈好。所以我計劃繼續找更多的表演機會，讓更多人聽到我唱歌，也讓自己沒有學校這個平台時，也可以繼續進步。

問：東方人在歐洲歌劇院發展並不容易，可以說說你的體會嗎？

答：那是真的很不容易。歌劇院需要的是能力強的歌手，嗓子、台型跟戲劇天分缺一不可。基於東方人跟西方人的體形差距，西方人在台型上比較有優勢，但嗓子方面，有些東方人會比西方人擁有更吸引人的嗓音，這是因為語言的關係。說到戲劇天分確實是東方人的弱點，一般人只會站着唱，並不會演戲，所以在選角時，除非上演的戲有東方色彩，否則劇院的導演面對唱得不如伯仲的東方及西方歌手時，大多會選擇後者。作為東方歌手，要認清自己的長處並加以發展，這樣才能彌補不足。

問：你有喜歡的曲目和歌唱家嗎？

答：我喜歡唱威爾第（Verdi）、普契尼（Puccini）和莫扎特（Mozart）的歌劇及各種德國的藝術歌曲。而我崇拜

的歌唱家是西班牙女高音卡巴耶（Montserrat Caballé），她擁有非常漂亮的嗓子，也有一流的歌唱技術。

唱出歌曲的味道

問：你對於想要往歌唱路線發展的本地年輕人有何建議？

答：哈哈！其實我覺得自己還算是本地年輕人呢，也沒有資格以「過來人」的身份說話，因為我其實還在「發展路上」呢！如果真的要給一點建議，就是跟那些有夢想、要把歌唱好的年輕人說，一定要堅持自己的理念，不要放棄。

問：這次與香港管弦樂團的合作，會唱中國民歌與詠嘆調，你如何平衡這兩種截然不同的風格？

答：從小在香港接受教育，接觸中國民歌的機會沒有內地歌手頻繁，但多虧不少來自內地的聲樂朋友指教，我對即將演出的兩首中國民歌也有很多的想法，而另外一首是俄語詠嘆調，是我很喜歡的詠嘆調之一，也是我擅長演繹的歌種之一。在平衡兩種風格上沒有什麼秘訣，就是用美聲唱法把歌曲本身的味道唱出來。

影人影事

文：伍麗微

《曼克頓影癡部落》 密室裡的六個少年

電影是一個很微妙的媒介，一個個看似與自己、與生活無關的故事，有時卻不由自主被觸動，甚至改變自己的思維及價值觀。紐約曼克頓有六兄弟，從小被父親「幽禁」，幾年才有機會出門一次，他們惟一的娛樂是看電影。由於父親熱愛電影，會搜羅各種新舊片，這也成為幾兄弟接觸及了解世界的唯一途徑。

這個故事吸引了34歲的女導演Crystal Moselle，她慢慢走入六兄弟的世界中，花了五年時間捕捉他們的生活，拍成紀錄片《曼克頓影癡部落》（Wolfpack），並奪得美國辛丹斯電影節評委大獎，電影於今年香港辛丹斯電影節放映。

Crystal說，在遇見她之前，六兄弟已經幾年沒有出門，「我看見幾個長頭髮的男孩在曼克頓第一大道經過，一個、兩個、三個……」她忍不住跑去跟他們聊天，才知道原來他們都生活在「密室」裡，一年不允許出門一兩次，有時甚至幾年才出去一次。幾兄弟知道Crystal是導演後很興奮，並對她表示希望認識商業電影的運作。本來，Crystal想把這個題材拍成短片，但後來與他們聊着聊着，就延伸為長片，她更去到他們的住處拍攝。

被禁錮長達十多年，普通人大概不是精神分裂，便是自閉抑鬱，但鏡頭裡的幾兄弟，會笑會打鬧，更不時扮成電影裡的角色，與正常人無異。不過Crystal指出，他們的確出現幽閉恐懼症等問題，但由於慢慢長大，已有足夠的能力去反抗父親，其中老二已經離家獨立。事實上，Crystal接觸他們



Crystal Moselle出席香港辛丹斯電影節。



如今他們不再受困家中，可以自由活動。

六兄弟熱愛電影，十多年看了五千部電影。



時，其情況已大為改善，他們能夠自由活動，酗酒的父親也心知難以永遠留住兒子，因而得知拍攝計劃時，亦沒有抗拒，認為導演如實將一切記錄下來亦無不可。

因此，電影並沒有捕捉太多幾兄弟與父親之間的緊繃關係，亦沒有出現家庭革命，反而聚焦於電影如何「拯救」他們，再加上六兄弟互相陪伴，算是有個發洩情緒的出口，不至於太過壓抑。

與其他紀錄片不一樣，Crystal並沒有在電影裡表達她對事件的態度。電影曝光後媒體大肆報道事件，大多集中於批判父親的極端行為。這個來自秘魯、信奉印度教的父親，與妻子來到美國後生下七個孩子，六男一女，女孩更患上先天性疾病，父親在紐約目睹各種吸毒、犯罪事件，出於保護孩子的心態，才不讓他們出門。在這個前提下，可以探索的話題其實很多，如父親的做法與

「我不想做太多評斷，希望留一些空間讓觀眾思考。」Crystal接受訪問時說。

如今，這群十多二十歲的孩子已經完全解放，有些離家，有些留在家中但完全可以自由活動，「他們忙著去玩去旅遊去探索世界。」Crystal更笑言，五年的拍攝讓她與他們成為好朋友，如今每天都會通電話呢。

光影記事

文：鄺文峯

深藏不露 《刺客聶隱娘》

《刺客聶隱娘》上映一個月，評價讚譽參半。有人說晦澀難明，有人說充滿詩意。文言對白的確不是人人聽得懂，但故事結構其實不算複雜。只是導演刻意運用長鏡頭，刪減情節之間的過渡連接，才會令一些不習慣用腦的觀眾退避三舍。須知道今時今日的電視劇畫公仔畫出腸之餘，還幾近畫出屎。主角落毒的時候不止面目猙獰，還要補一句：「我回家就要毒死你！」試問習慣這種敘事模式的觀眾，又如何能夠理解長鏡頭背後的點點詩意？

畫面善於敘事，但不局限於敘事。還記得自小看迪士尼卡通，每每到了關鍵情節，主角就會唱出主題曲。這些歌唱片段並非用於敘述情節，而是用作情感渲染。《刺客聶隱娘》其實如出一轍，並非要用鏡頭說故事，恰恰相反，是要把故事用鏡頭藏起來，教人自行領略背後的象徵和隱喻。

雖然這是個刺客的故事，但刺客最終只殺過一人。就在電影開首部分，以黑白畫面配合強勁的風聲交代。往後兩次不忍心出手殺人，都以彩色畫面配以鳥聲蟬鳴，這種轉變正好也是窈七的心境轉變。電影一開始就把刺客的冷酷無情藏起來，讓我們看一個充滿色彩和情感的故事。

窈七再遇田季安一幕，鏡頭置於紗簾背後。紗簾被風吹得輕輕晃動，令背後的畫面若隱若現。當田季安談到與窈七的往事，畫面清晰可見，彷彿有人掀起紗簾。說完之後，畫面又被紗簾擋住而變得朦朧。原來窈七正在簾後

侯孝賢擅用長鏡頭說故事。

監視其一舉一動，這段鏡頭轉換，大可視為窈七的第一身視角，看清楚舊情人如何談起自己。朦朧與清晰，也許就是窈七對田季安的複雜情感。

電影多次運用長鏡頭捕捉自然景象，當中蘊含不少象徵意味。窈七救走田興之後，一個長鏡頭拍攝樹林之中一聲鳥叫，雀鳥四散的畫面。這聲鳥叫劃破平靜的長空，暗示了往後窈七重返田府，了結與田季安的恩恩怨怨。

電影早就說過這是關於一個刺客武功高強但不能殺人的故事，窈七的復仇，當然也不見血。取而代之的，是要撕破田季安活得好好的假象。她救了窈七之後，先將田季安打敗，不殺他之餘，還冷冷拋下一句「窈七有身孕」，引導他識穿元配夫人的陰謀。這並非一種單純的以德報怨，而是要以當下的恩情與憐憫，說明當初被拋棄是何其錯誤。由此至終，窈七對田季安都沒有流露過半點殺意。正如道姑所言，再好的劍術，還是斬不斷情絲。

窈七最後回到村落，才隱約露出笑容。這一笑，是否意味與田季安恩怨已了？不得而知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這一笑與侯孝賢說故事的方式一樣，深藏不露。



聶隱娘是個武功高強卻殺不了人的刺客。